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一

規諷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更箴其闕也傳曰士有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時惟君子之道聞善則告有過則規斯乃朋友之職故其至言而無隱同心而多益蓋繇乎切切惓惓忠告善道使

其喜聞其過莫逆於心不離於令名罔陷於非義者
 矣故臧孫有惡石之喻荀伯有盡心之說仲尼之論
 友貴乎直諒重華之申戒鄙乎面從皆是物也亦有
 位下而輸忠交踈而詰過盡拳拳之志成諤諤之美
 斯蓋聞善必告竭誠無隱俾夫心善其說深納其戒
 釋回而增美縫闕而窒非亦異夫未見顏色而言之
 也若乃遭其惡直始終固拒後以致敗卒如所規良
 可太息者已

晏子齊大夫也昭公十年齊樂施高疆奔魯陳鮑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強取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也

富子鄭大夫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

之子產戒曰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

客間孔張子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

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

皆有禮人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

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

不信刑之頗類

緣事類以成偏頗

獄之放紛

放從也紛亂也

會朝之

不敬

謂國無禮敬之心

使命之不聽

下不從上命

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

孔之後也

昆兄也子孔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於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

有祿於國

受祿邑

有賦於

軍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主

受賑歸賑

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

謂大夫祭以肉歸公皆社之戎祭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

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

其祭在廟謂助君祭

辟邪之人

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以

他規我

規正也

閔子馬魯大夫也時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

子乃立之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

愠而不出閔子馬

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

日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

者惟忠惟孝不患無所

所位處

敬共父命何嘗之有

言廢

置在父無嘗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

官次

次舍也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合旃

具饗燕之

具

孔子魯人也為魯司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對曰政

子孫統

總錄部

卷之八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多

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從其令從其所好孔子曰就成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

就有道何如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風無不化者猶又葉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孔子又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

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兮不可復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矣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

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欲戒敬子言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暴之正

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

說之則無惡戾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

之言入於耳

禮器

南蒯為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

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子

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懼不克

以費叛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而歎之鄉人

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憂患湫愁深思而

淺謀通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

而志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

靖敦君田嬰齊威王少子為宣王相將城薛客多以

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

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

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

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

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周舍趙簡子臣也舍好直諫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

子使問之日子欲見寡人何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

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虎會趙簡子臣也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

冊詩紀通 總錄部 五

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旣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優莫趙之優者也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成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安能相亡然殆矣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媵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

骨易子而食可謂殆矣而君之後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剗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趙良以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昔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

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

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
 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
 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余
 聞之欵闕請見也欵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音聲自勸也

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
 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
 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
 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
 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
 興失人者摧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

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操

闕

所及

戟者

一作秦屈盧之勁 矛干將之雄戟

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
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
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
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
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居長安城東時陳豨反
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信高祖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謂何曰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
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 恐其為變 故守衛之 讓封勿受悉以家
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悅

東郭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武帝時大將軍衛
青者衛后兄也 衛青傳曰子 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
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
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日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謹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

雋不疑渤海人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渤海請與不疑相見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位至京兆尹

丙吉為光祿大夫與魏相善時相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相字弱翁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易下

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後漢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卒為六安郡丞

班彪扶風安陵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典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帝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不寤彪終於望都長

李淑豫章人爲軍師將軍更始至長安所受官爵皆羣小賈豎淑上疏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

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法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佐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旣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如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

王閔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更始遣閔爲瑯琊太守張步拒之不得進後步以閔掌郡事時梁王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閔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董崇與寇恂同門生光武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

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

崔駟字亭伯爲竇憲車騎將軍掾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王命駟獻書誡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愚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鄒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溢位有餘而德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國祚衍社稷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傳燮爲漢陽太守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鄙率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

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咸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球次害鄙

邴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瑒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嘗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嘗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

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嘗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笑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官至五官將長史高順爲呂布督將時泰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呂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徃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布性決易所爲無嘗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魏諸葛原字景春爲新興太守管輅餞之原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蔣班焦贛皆諸葛誕爪牙計事者時誕據淮南反大軍圍誕於壽春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班贛等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臾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贛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贛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張邈爲陳留太守初事袁術時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二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狐犢不可得也

蜀黃權字公衡巴西人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拒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陵長

劉巴字子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得巴甚喜後代法正爲尚書令

吳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太帝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

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
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陸瑁字子璋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
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譴瑁與書曰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
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
異流貴汝頰月旦之評誠可以勵俗明教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
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後爲選曹尚書

晉華譚友人袁甫者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
善景帝大安中入雜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
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
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矯翮
見鴻鵠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官至
祕書監

皇甫方回謚子避亂荊州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
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
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
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方
回徵博士不起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二

規諷第二

宋范晏廬陵王義真故吏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睚
狎過甚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
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
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時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共遊田元景等鳴笳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撤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

范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成粲爲平陵令時王弘輔政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謨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疇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

與弘本有退志得粲言繇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柳元景字孝仁爲冠軍將軍文帝時薛安都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千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故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迴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

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繇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

垣護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迴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迴師旋之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入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零秀速進滑臺助朱循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據河北則牢維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

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
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弃滑臺坐喪成業豈是
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
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將軍北高平太守

郢有野老帶苦而耕時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命
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
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
為樂馭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
命賜之食老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
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

其名不言而退

南齊苟丕潁川人豫章王嶷為荊州時丕獻書令咸
損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世丕又與儉書
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跡將何以書於
齊史哉

梁謝郁會稽人也何敬容為尚書令參掌機密以罪
免職尋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郁致書戒之曰草
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步宮闕出入禁門雖
尉將不敢阿斥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

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虐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迴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走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私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執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王聞知尚有異也僕東臯鄙人入冗幸無銜竇之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袁敬爲太子舍人江陵淪沒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

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至紇終不從高宗卽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

陳虞寄爲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城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遜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與虎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因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

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劇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嘗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匿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

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
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榻陰將盡嘗恐卒填溝壑洎
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
意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
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
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
利害哉將軍文質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劍興
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
佐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
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

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
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鑿折縱橫之辯策各委
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
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
城之重崇將軍以列土之封豈非宏謨妙略推赤心
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內之
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
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
疾侵毫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笑願將軍少
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
離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剪
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
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唯天所授當壁應運其事甚
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
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捭蕩中原爭衡天下
退足以偪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水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
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
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
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
甚明三也且聖明弃瑕忘過寬厚待人改過自新咸
加敘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隨李孝欽歐陽頎等悉委
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屢非
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
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
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
高拱坐論西北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
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
子玉此數人將軍所知首鼠兩端惟利是視其餘將

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
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
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
前今上推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之
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
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與事甚明七也歷觀
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宥渠危亡
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
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
件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
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
弃天屬而弗顧背明帝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
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
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
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
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作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
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顛覆連城
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
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
親留氏秦郎快卽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

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尅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少釋亦爲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旣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後魏李平爲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戒焉

高湖字大淵初爲慕容垂散騎嘗侍垂遣其太子寶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徃求馬不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伐遠且魏主雄畧兵馬精強

嶮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
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
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

張普惠爲步兵較尉時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
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

高允爲太傅時太武皇帝之子翰爲東平王允以翰
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

後周庾季才太祖時爲車騎太將軍其後大冢宰宇文
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

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
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時自厚期願而受旦

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
護沉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爾

隋房彥謙爲都州司馬黃門郎張衡與彥謙相善于
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

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諫救以書諭之曰竊聞
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

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
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

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

聞於天寅畏炤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孛戮國有嘗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逼擁淪陷兇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其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太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世后之基不應曆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揚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皇帝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聖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不顯復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

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
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天地合德日月齊
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
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
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
興左右疲若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
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
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
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壓儻遇諂佞之輩
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遠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
夫賢才者非尚膂力豈係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
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才
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聽卑鑒其淫僻故
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
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非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富强
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
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露霧沾衣
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克配上帝宜
鑒于殷峻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
皇帝望雲就日仁孝風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

規諷二
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績曆甫爾寬
仁已布率士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
繇楊諒詭惑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
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
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日藩邸柱石見知
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旣屬
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
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橫貽罪譴忝蒙眷遇
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
奏聞

陳孝意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
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
意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

高孝基爲吏部侍郎時高士廉屏居終南山琴書自
娛孝基清鑒士也謂士廉曰吾聞不仕謂之無義揚
名所以顯親弟富於從政今乃銷聲隱逸自託清高
此乃招誇何成避嫌爾士廉感悟方有宦情

唐凌敬爲竇建德國子祭酒初建德嘗破趙州執刺
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
其境建德將戮之敬諫曰夫夫各吠非其主今鄰人

堅小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北抗禦羅藝兵纜至士興卽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卽命釋之

陳振鷺客崔湜門下韋庶人臨朝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卽位出爲華州刺史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於嶺表湜旣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也

契苾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時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新宮於諸庭院列樹何力入中宮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木也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

袁楚客陳郡人也魏元忠則天時稱爲清正中宗神龍初重爲宰相天下莫不傾屬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峻竟不能賞善罰惡勉脩德政議者以此少之楚客嘗致書規正元忠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

賢才左右惟其人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可布大化以利朝廷存古道以正天下去邪佞使小人之道消進忠良使君子之道長豈得安其榮寵守其循默者哉若以此爲嘗非所以愛人治國矣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君侯念之哉昔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枝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甚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此非帝不知之而不贊者臣之罪也其後王氏竟假周公之事而起田嘗之亂此乃

大臣循默之失也惟君侯誠之哉夫利萬物者道也惟君子能行之害萬物者邪也惟小人固爲之以道心濟物則上天祐之雖履危而必安矣以邪心害物則明神殛之雖居安而必危矣何則勢使之然也故濟物者其心廣矣害物者其心褊矣心廣者所務不專於身心褊者所利不及於物哲人知其若此必守道以廣其心屈己以利其物行道於身而必全其身行道於國而必全其國帝王失道之正大臣必以道化之昔伊尹有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獲覽伊尹之說非堯舜之君但以道佐

之亦可致之於堯舜也既食人主之祿而憂人主之事光贊其美規救其惡建功於當年可謂無負於天下惟君侯志之哉夫欲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必固不正其本則天下必危國之興亡實在此矣師丹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瘁國無太子則朝野不安先王必立之者以儲君有次立之勢故令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宗社而安天下也今皇子既長而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也天下無本可謂危矣猶大樹無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而盡言於上擇其

賢者而立之此乃安天下之道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斯之謂也而使春宮久曠豈謂宜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之封子弟建侯伯者將以藩屏王室安固邦基垂永代之業爲盤石之宗也又聞女有內則男有外傳男女有別剛柔分矣內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悉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無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垂久長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此之謂也此則朝

廷之二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人之生也有禍
有福有貴有賤此並稟之於前業當受之於此身然
崇佛教者特以資彼來生鮮有益於見報若求之理
國恐不在此矣然三教俱設各有所務而行之者不
可過也行釋教者脩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脩
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卽代之務然則卽代至近來
生至遠捨近求遠不亦乖乎存彼棄此不亦謬乎今
度人旣多緇衣滿路率無戒行寧有輕業空齋重寶
專附權門取錢奏名皆有定價昔之賣官也錢入公
府今賣度也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實非履正詭情不
變徒爲遊食使法侶有失而流俗生厭名曰度人其
實頹矣今主上雖希心聖教專想况空奈社稷何奈
蒼生何君侯不以中庸之義悟大聖之志但能致一
代於仁壽之域斯亦至尊之道也此則朝廷之三失
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人有言曰唯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故知代天工非才不
可若有所濫必失天意而無患禍者未之有也今不
專精於庶政而留心於奇伎至於倡優之輩因其耳
目之好遂升之以位授之以官豈非輕朝廷而亂正
法邪然人君無私賞此上天之化人私怒者恐害物

私賞者恐費財古人此之尤慎豈得私人以官乎若
以此爲政何以答皇天之命也此則朝廷之四失君
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邦家之光也任之可以
致理棄之足能生亂三仁去而殷亡百里入而秦霸
有國家者固須擇也昔者戰國之代得士者昌失士
者亡莫不以求賢爲急務霸者仗之以命諸侯况巍
巍唐國明天子苟存斯道則三皇五帝可緩步而越
也近者有制搜揚廣求賢俊彘彘求帛責於丘園翹
翹車乘訪及山谷此我皇勤之之至也雖有好賢之
名竟無得賢之譽非皇情之不眷諒有司之過也何
則聖主求賢訪諸草澤及有司選士多是親黨若非
有賄必以勢求上失天心下違人望旣非爲官擇吏
所謂爲人擇官蠹政之源敗國之甚書曰治亂在庶
官孔安國曰得人則理失人則亂葛洪曰舉秀才不
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恠如蠅古人規職勤
誦經今人圖家勉營生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五失
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給官掖之事供掃除
之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奴隸畜之豈及於官次中
古以來大道乖喪不重賢哲唯親近習或委以事或
授以權遂使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

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無權無勇職爲亂階者也洎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旣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所以害及生靈毒流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黨與屠宰良善此時也忠臣義士覩斯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至於無鬚而橫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闕豎坐昇班秩旣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苟縮青紫蠶食府藏旣非致理之道實爲長亂之階書曰人無於水鑒當於人鑒觀往古之成敗亦可見今之得喪故曰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則朝廷之六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自古聖帝卑宮菲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將以儉約遺子孫亦所以愛惜人力也書曰醕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於臣下安得以肆奢爲務乎若有僭濫必生患禍患禍之來可翹足而待也今之公王凡有所賞將以傾府庫所造私宅皆是官供觀其疏鑿池亭崇峻廊宇山無木石必他山以致之木無因近必窮遠以採之珍館出雲畫堂赫日造之竟歲功用不絕自開泰以來未之有也而行者見之僉曰非國戚不得如此非尊貴不得若

斯僕每聞此言將以有譏於君矣何者爲君所以養人非所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人反害於人豈有益於吾君乎然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隔於九重人主旣不知之君侯又不言之豈使人主虛受謗於天下也此則朝廷之七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官者將以理人將以安人非以亂人非以害人故先王欲人理必選材以理之欲人安必省事以安之不欲人於亂必撥亂以整之不欲人有害必去害以全之若此誠欲與天下同憂矣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君臣合德同於一體也若下有懷憂之人上無同憂之主欲求人理不可得也今天下困窮海內虛耗復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人自餘僚佐鮮有稱職不務公謹專於割剥人不聊生安肯懼死旣不懼死是能生變下有憂而上不知也此之馬也必除其害牧狀之羊也必去其亂羣此道尚有所闕而反更員外置官所謂助桀爲虐足以速禍也夫人之情自知員外恐人不畏必峻法以懼之恐財之不足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古人有言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唐虞之代建官惟百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據此雖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况正員之外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八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英主開基以定天下者將以傳之於萬代也繼明之帝豈得隳之哉有所下廢則政出多門政出多門大亂之漸也近封數夫人者皆先朝之宮女賞其勤勞加之邑號若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自可居外安得出入內外徃來宮掖者哉若下創革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內外互言禁衛何施必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也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戒之哉戒之哉此則朝廷之九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有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若有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之正道者行仁義以補君之過非道者行蠱媚以成君之惡補過者國之幹也成惡者國之賊也今代或有不脩忠正以事君引鬼神而惑主然則鬼神之事冥冥難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遺必據非材之位必食非德之祿此國賊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豈近是乎此則朝廷之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乎此十失者誠國之巨蠹粗而言之以有言於君侯者將以扶危去蠹救蒼生之命願君侯稍垂意微有所採此亦君侯自安之道也庶幾無忽元忠覽而大慙頗引咎自責
韋乾慶知鹽鐵江陵院時裴均為節度使欲請劉闢為判官苻載為從事乾慶牒均去之言其狂狡不宜寘之幕府均乃止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三

詞辯

夫辭不可已言必有中先民之所稱也而中代之後遂有枝葉流宕忘返至於列國禦人以口給排難以舌端七雄之世變詐相尚於是有離堅合異之辯矯尾厲角之談當是之時訥言寡辭之士蓋泥於進取

矣漢氏而下亦曷嘗無其人哉原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美言可市伯陽之所稱利口惟賢周書之攸戒自非商確得失彈射臧否發揮治道宣暢德義華實之兼茂枝柱之靡窮使聽之者忘倦聞之者信服又惡足以稱哉

端木賜字子貢衛之明辯巧辭孔子嘗黜其辯

宰予字子我魯人敏給辯辭

鄒衍齊人其術迂大而閎辯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

正爲下辭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辭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初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以其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緇公孫龍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

滑稽音國亂也稽者同也

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求救兵齊金百斤馬十駟淳于髡仰天

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穰田

者操一狔蹄酒一孟而祝曰歐窶滿篝篝籠也音構歐窶猶杯樓

也言豐年菜樹易可滿篝汙耶滿車汙耶下地田也言下地田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

於是齊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

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是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騶奭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何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

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

也炙之輝盡尤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

楚丘先生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

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

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

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尚諸侯乎吾乃始

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

過矣

孫卿趙人也秦昭王問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卿曰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三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
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
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
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
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
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
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黨之子弟
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
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
在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
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
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
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是何也則
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謠而樂之遠者踴走
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
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
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使軫於秦秦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徃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

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矍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炤之則行不炤則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繇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謂之賓人 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
 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
 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
 耗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
 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
 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
 才賢不為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
 賢者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
 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

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敢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繇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神鬼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果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

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
 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
 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
 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
 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
 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
 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嗚嗚者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

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

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

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音所離騷經曰懷椒

米所以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未有以異也久

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
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曹丘生辯士也時季布為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顧

金錢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事實入趙同等宦者趙談與

竇長君善景帝舅布聞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

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布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

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讀日悅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諾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

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顧念

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說音悅引入留數月

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袁盎文帝時為中郎將淮南厲王謀反有司請誅之

帝弗聽遷之蜀盎諫曰淮南王為人剛有如行道死

陛下有殺弟名奈何王至雍死帝輟食哭甚哀盎入

帝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帝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帝曰吾高

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

不交睫不解衣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寢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魯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顛與專同然陛下從

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責育之

勇不及陛下孟責夏育皆古之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

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鄉讀曰嚮夫許繇一讓許繇古高士也堯讓

天下於繇繇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繇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帝乃解蓋繇此名重朝廷

吾丘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武帝時汾陰得寶鼎帝

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

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

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

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沾如屋之

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

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施恩惠六合和同至於

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

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群臣

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漢馬援爲虎賁中郎將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
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
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荀恁光武徵以病不至明帝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
騎將軍開東閣招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
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簡下故臣
不敢不至

班超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後至西域都護射聲較尉
朱穆南陽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
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答
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
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
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至尚書

郭宏爲潁川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上謝祖宗
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
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伏又朝廷
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地土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
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苻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袞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公府連辟不應

鄭玄字康成初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後徵大司農

鄧熒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州郡辟命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緜竹人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至侍中

鄭泰字公業爲侍御史董卓作亂公業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顛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兇強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

連給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驚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嗟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人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况其壯勇之士以當忘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湜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勁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

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邠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於秦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維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

戴宏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署主簿

魏郭淮爲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黃初元年春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說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字景然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呂署軍謀掾在鄴嘗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

泥潦宣欲避之閔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任於道邊
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嘗從問宣何
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
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
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
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
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館陶令諸葛源遷新興太守管
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源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
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
餞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覩不知其
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
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
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
言吾都鄉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
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
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
者若春花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
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
羽之塞濰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

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心服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滑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旣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竅不可迷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又鄴典農石苞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輝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山嶽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軀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竅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數不竅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竅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炤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

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
 效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
 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亡形是故生者能出亦
 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
 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
 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
 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繇性異而分
 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清義見數不以
 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温故而索隱行
 怪未暇斯務也輅為少府丞卒

蜀秦宓繇竹人也郡辟命輒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

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

曰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

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篇事益有不可默然也孔子

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中經部接輿

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

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

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雒繇文典六

經繇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

棘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論語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先

主旣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
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弟舍纂將功曹古朴
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
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
也朴對曰乃自先漢已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
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
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
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
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
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
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
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
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正參
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
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雜意論之何若於天
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宓後爲長水校尉吳遣
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丞
相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
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嚮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吳諸葛恪瑾之子也爲左輔都尉叔父亮爲蜀丞相大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帝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髦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飲酒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至太傅

朱育山陰人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典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

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
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
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
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
寶且曾聞士人嘆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
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
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
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
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
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
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
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
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
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大
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籓遂
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
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
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
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謨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
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

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
 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或上窮陰
 陽之奧秘下攄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綦母俊
 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主簿勾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
 賊餘姚伍隆鄒莫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
 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勾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
 來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
 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
 疾不納近故太尉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
 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

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
 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
 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先言其近者
 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
 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
 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
 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
 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
 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

就矯手不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諒之信同操柶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黜歛以求其志高邈竅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勾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擘若春榮處士鄧盧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真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

年漚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開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巳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復為東觀令遷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眾人皆默因號曰謚眾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歐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詞辯第二

晉陳頤陳國苦人也辟豫州部從事刺史解結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頤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材故

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
顏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
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
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嘗半天下
此言非虛

李仁初仕吳爲侍中吳平侍中庾峻問仁曰聞吳主
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日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
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酷爲
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
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入
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
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
繇衿以下視諸侯繇頤以下視大夫繇衡視士則平
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
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
相迂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
臣則犯法犯法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裴楷爲中書郎武帝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旣
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

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

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錦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華譚廣陵人爽慧有口辨爲隣里所重舉秀才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采英奇於丕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外方不出於中國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

子弗聞乎昔武王尅商遷殷頑民於雒邑諸君

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主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或問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而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後爲散騎嘗侍

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

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
錡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後爲揚武將軍
湘州刺史

華譚廣陵人爽慧有口辨爲隣里所重舉秀才博士
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采英奇於
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
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外方不出於
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

蓋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子弗聞乎昔武王尅商遷殷頑民於雒邑諸君得非
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主於君臣
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
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
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
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或問曰諺言人之
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
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
也聞者稱善後爲散騎嘗侍

表甫字公甫淮南人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幘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糞是以聖人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京邑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又呂玠問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東何以嘗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憂積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常澇也後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卒於家

李密犍爲人也以洗馬徵至雒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王澄衍弟也衍爲司徒惠帝末衍白東海王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較尉王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

出筭畧無方一坐嗟服

祖納爲光祿大夫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必是官必須積大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蹠引步則爲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陶及鍾雅數說餘事

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雖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劉惔字真長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惔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後爲丹陽尹

劉劭爲侍中時庾懌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

反之劬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樛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樛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范宣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建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丘不與易

顧愷之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日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入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兒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取目驚曰咄咄逼人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繇是遂知名後至祕書省加給事中

高崧爲侍中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

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
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
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

後秦尹緯爲姚興尚書左僕射緯友人隴西牛壽率
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
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
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
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
嚮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
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

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
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飛
龍之始剪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
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

宋王鎮惡爲振武將軍時討司馬休之鎮惡旣斬休
之將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
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
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強辯有口機隨
宜酌應高祖乃釋

臧凝之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

祖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
帝因廻與論之僧祐引疑之疑之大言謂僧祐曰明
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帝與往復十餘反疑之辭
韻銓序兼有理證帝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卒

王惠字令明恬靜不交游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
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辭應
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後爲吏部尚書

王僧達太保弘少子太祖問僧達早慧妻以臨川王
義慶女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
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汝門惠觀造而觀之僧達

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惠觀酌答不暇浮相稱美後爲
中書令坐誅

張暢字少微吳郡人世祖鎮彭城以暢爲安北長史
魏太武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泗太
武親率大衆至彭城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
臺立毬屋遣使送馳馬貂裘雜飲旣至南門門先閉
請鑰未出暢於城上視之魏使問是張長史耶暢曰
君何得見識魏使答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
問魏使姓答曰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
君居何位答曰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

君相敵耳魏使復問何爲忿忿杜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休息士馬然後其治戰場克日交戰魏使曰君當以法令裁初何用廢橋復何足以言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匹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魏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

之情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且思者

且音嘗在

此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魏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魏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萄酒雜飲叔姪共賞魏主又乞酒并甘橘暢白於世祖而致意於魏云受命本朝過蒙籓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息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嘗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鍾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毛

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鍾軍
今以相致此信未去魏主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
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
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向詔二王
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
以通可如來說旣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
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
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
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猶曰
隣國之君耶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鍾君並皆年少分
潤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
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
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
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耶孝伯太笑曰今之白
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
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
爲有賊但非白賊耳魏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
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
何貴遠暢曰握髮吐殮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

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魏主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僅幹來暢入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御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人所見王玄謨甚見所悉亦是嘗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雀耶利便藏入穴俄間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耶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救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所破比有信使無

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
引導耳大軍未至而冰河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
失機但因夜迴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
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
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
無所多愧鄒山小戎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
始慕聖化奸盜未息是使崔耶利撫之而已今沒虜
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耶利方復
足言耶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
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
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至此亦非所罽王境人
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
行殘虐事生意外因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
入境七百無復相拒此自上繇太尉神筭次在鎮軍
勝略經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聞亦不容相
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
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
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
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返命遲復更悉
暢便迴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

執手暢因復謂曰將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

蕭惠開爲輔國將軍督益寧二州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雋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

南齊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官商朱紫發口成句後爲中書郎兼著作郎

張融字思光爲中書郎嘗侍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帝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後至司徒左長史

殷叡南康相元素之孫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叡歛容答曰殷族衰粹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

王融爲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

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
久踰其半因問在本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
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
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之辭
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
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制無以遠匹相如武
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融曰秦西冀北實多
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反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
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
宋弁曰不答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
跡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
時而蹶弁曰王主客何爲慙慙於千里融曰鄉國旣
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嘗駕鼓車弁
日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
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梁謝幾卿超宗之子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
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
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
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

羅研字深議少有才辯鄧元超平蜀辟研爲主簿後

爲信安令齊苟兒之役臨汝侯蕭獻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不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役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今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斗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

朱异少有詞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异爲中書舍人勅使接之預讎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醜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客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使見善明乃曰王錫張纘此間所聞云何不見异具啓勅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纘隨方酌對無所稽疑不嘗談彼一事善明甚相欵揖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

庚承先字子通潁川人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鄙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易端競至承先徐相酌

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更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並不赴

陳戚衮初仕梁爲太學博士時簡文在東宮召衮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首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聞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氣懾皆失次序衮時騁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後魏李先初爲慕容永祕書監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帝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矣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土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帝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帝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帝曰卿旣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帝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

蒙顯任實叅兵事帝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
奚斤爲萬騎大將太武以斤元老諮訪朝政斤聰辯
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
聽者歎美之

劉文曄本平原人父休賓初爲宋明帝兖州刺史鎮
梁鄒以城降獻文遷之於代邸文曄有志尚孝文幸
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帝遣
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
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
河表居齊已來八十九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
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耶利於
鄒山歸國耶利蒙賜四品除廣甯太守以臣年小不
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
節兖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
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
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卽
被先帝詔遣乘傳諸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
馬盧河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旣見亡父備申皇澤
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
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旣不固城於本朝又令尊卑

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
降意已判俟平歷城卽率士衆送款軍前旣尅歷城
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
旣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
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釁深
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
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勲帝曰卿
訴父賞而卿父無勲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
小戍豈能獨全何足爲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
臣所見獨有未盡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
卽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
古今未有不繇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欵列地封侯
伯薛安都畢衆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
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此流竊惟梁鄒巖固
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比之斗城不可同日
而語斗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其衆若臣亡父固守
孤城則非一朝可尅帝曰歷城旣陷梁鄒便是掌中
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
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下銜知變之民帝曰卿父
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豐殷對曰臣疋愚六

蔽文武無施響絕九臯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旣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岳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帝曰卿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帝曰張讜始來送欵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遥聞王威遠反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旣至郁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帝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國有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我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帝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劇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於堯舜時宰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請母弟與妻子何者爲重文曄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重朝

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返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不問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曰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歸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帝謂文曄曰卿之所訴頗亦有途賞從重罪從輕尋勅曄敘文曄泣曰臣愚頓已極再見無期陛下旣垂慈澤願勅有司特賜矜理帝曰王者無戲何待懃懃旣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

高閭爲太宰卿卒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李罔爲度支尚書高祖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嶮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雒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罔笑而謂之曰卿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合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

北齊陸法和平嘗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猶然帶蠻音文宣以為太尉兼西南大都督

裴讓之弟諏之奔闔右兄五人皆拘繫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

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

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後為清河太守被誅

唐薛收為秦府計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

鄭惟忠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忠者外揚君之美內

隱君之惡則天曰善及為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來見則天謂曰朕識卿久矣前於東部言

忠臣外揚君之美內隱君之惡至今不忘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四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八十五

性質 質撲 訥 醜陋

性質

天之所命不易者性氣之所稟不動者質是故率而為道抱以為撲正直則有全德蓋寡愚智長短自殊厥趣剛柔緩急各顯諸用亦繇是脛難續陽水不治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五

是以聖人隨氣而任之則小大無不濟矣

禪謀鄭大夫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

性之傲也

端木賜字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漢張湯為廷尉趙禹為少府兩人交驩湯兄事禹禹

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智以御人舞弄其智制御他人

陳遵與張竦為友俱至二千石免官歸長安竦居貧

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

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嘗謂竦曰足下

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

俗問湛讀日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憂邪

竦曰人各有輕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

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嘗道也

後漢第五倫為司空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籍不脩威儀亦以此見

輕

魏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

杜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

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

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

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錄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袁渙字曜卿爲梁相其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對文帝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育不過也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性雖簡情未嘗以其言加人過情接物

吳孫渙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渙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

晉李胤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上計掾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承寧初爲驃騎參軍

虞潭爲衛將軍貌雖和柔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數有傾敗

梁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後至通直散騎嘗侍

後魏梁祚篤志好學有儒者風無當世之才官至秘書令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墻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

唐魏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位至太子太師郭弘道性寬厚如愚而內敏為滄州刺史

杜佑字君卿位至司徒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儼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

薛存誠性至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遇事即確然不援以是人皆稱重官至御史中丞

韋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胥吏勁確嶷然不可迴奪位至相輔

質樸

先聖之言有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又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任質樸之懷絕苟且之行發言慷慨遇已簡易忠所奉以盡誠臨大節而不奪可以集其事可以近於仁也雖威儀斯定風采無取處則為鄉黨所輕出則為左右所笑苟能適其用也庸何傷哉

漢周勃高祖時為太尉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不好

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勃自東向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

禮也鄉趣為我語趣讀促謂其推少文如此推謂樸

讀曰嚮音直追反

申培公者魯人也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武帝徵至見帝帝問治

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

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舍止息也

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見見於天子也誤相字於前

前天子之前也君帝前帝亦以是親信之

臣者不當相呼字也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

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耆讀日嗜遂

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日日嘗飲酒也遂

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還同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

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受其言既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

說其有讓說讀日悅笑曰君何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

前日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之

後漢吳漢光武時爲大司馬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臧宮爲左中郎將以謹信質樸故嘗見任用

第五倫建武中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光武嘗召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問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筒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筒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皆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帝大笑

劉昆初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崦颯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負子北渡河帝聞而異之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誠光武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桓榮建武中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

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士也以是愈見敬厚

李郃少遊太學外朴人莫之識安帝時爲司空

蜀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命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晉魏舒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武帝時位至司徒

劉寔惠帝時爲太傅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衲褥甚麗兩婢持香

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樗蒲齒各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關內侯

王彬字世儒爲豫章太守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

宋張仲子竟陵人子興世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過竟陵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徹而後行繇興世致位給事中

王譚文帝時爲護軍侍中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

官卽拜以此爲嘗

南齊焦度爲後軍將軍東宮直閣將軍爲人處性溫
和敦行質朴澁欲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
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

王智深瑯琊臨沂人也拙澁乏風儀初辟建平王景
素書佐

王謙爲黃門郎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
之世稱其志達

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
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

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
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蒲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張恭兒者敬兒弟也兄爲征西將軍而恭兒不肯出
官嘗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易敬兒呼納之甚厚恭
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

梁崔靈恩武帝時爲國子博士性拙無風采及解經
析理甚有精緻

後魏酈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
諮議叅軍樸質遲鈍而內愛琴書

孫紹孝明時爲中書侍郎性抗直每上封事意至懇

切不憚犯悞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北齊王昕爲祕書監雅好清言辭無淺俗在東萊獲賊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宣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子才邵字

隋馬光武安人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文帝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

唐高崇文獻宗時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不通文字厭太府案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戎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二州節度觀察等使仍統京西都統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李澄德宗時爲儀成軍節度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爲時人哂之

訥

傳稱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斯乃聖人之與行百代之宗師欲人行先於言名副其實然而性有質重思惟深沉口不能劇談心存乎博辯造次屈於辭達臨事失於機敏雖大才碩德無錄勉焉

趙文子晉大夫其言呐呐若不出諸其口

呐呐舒貌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而昌庭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

吃言難

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欲廢

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事言期期

帝欣然而笑即罷

李廣為前將軍呐口少言

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口吃而善著書

揚雄為郎給事黃門口吃不能劇談

劇疾也

默而好深

湛之思

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掌數與翰辯論短長繇為人機捷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劉儒字叔林官至議郎郭林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

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

高彪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後至內黃令

何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官至諫議大夫
魏鄧艾字士載少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翰佐
爲稻田守藜草吏

崔琰字季珪少樸訥後至中尉

晉左思字太冲爲殿中侍御史貌寢口訥而辞藻壯
麗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郭璞爲王敦記室叅軍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言

論詞賦爲中興之冠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後
至廣武將軍安豐内使

慕容納沈靜深邃外訥内敏

南齊謝朓爲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勅朓接北使朓自
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焦度爲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
之辭百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
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
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

米百斛

梁張率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

後周王雅字度容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樊深爲太學博士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

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

祖君彥容貌短小言辭訥澁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牛弘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相任也逾稱其質直

醜陋

夫民之生也肖天地之貌爲萬物之靈所受不同其形斯異乃有姿質最陋形制惡醜或鬼怪可駭或鄙瑣不臧迥殊於倫類見嗤於流俗者焉蓋洪範之六

極其一日惡傳曰耗土之人醜司籍所記咸得而徵
然而善惡存乎中非著乎外賢愚本於性靡繫於形
故仲尼述以貌之言叔向有不颺之論其先賢之丕
戒哉

叔魚晉大夫初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豕喙陂肩而
牛腹或肩桀出豁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
豎牛叔孫穆子之家臣黑而上僂上僂浮目而狼喙

口象

華元宋大夫睥其目睥出儲其腹

賈辛晉人出為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獻子魏子

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醜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素聞其名故下執其手

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

夫子少不颺顏貌不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郭洽孽麋陳之惡人椎顙色如黑漆

公孫呂衛靈公之臣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

取具名振天子

澹臺滅名字子羽武城人狀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繇徑非公事不見
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
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為費郈宰衛人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
陳豹齊大夫也長而上偃肩背望視目望

蔡澤燕人曷鼻巨肩曷一作偈偈一作渠魁顏蹙顴膝攀
攀兩後為秦相

漢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為人貌寢寢短位至太尉
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仰嘗兩

吏扶乃行
王莽為人侈口蹙頰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反膚高視

瞰臨左右後嘗翳雲母屏面屏面即便蓋非親近莫
得見也

後漢承官為左中郎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
見官詔勅官整飾官對曰夷狄炫名非識實也臣狀
醜也不可以示遠人宜選長大威容者明帝乃以大
鴻臚魏應代之

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冀為人鵠肩豺目鵠鵠也鵠
肩上疎也

豨目目

洞精矐矐

洞通也矐矐目精直視

口吟舌言

謂口吃不

梁裔莫之子也裔一名胡狗莫諷衆人共薦裔爲河

南尹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

嗤笑焉

周祿爲光祿大夫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

宗

周燮汝南安城人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

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家者乃

此於是寶之安帝以玄纁羔幣徵不起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

非類後爲少府丞而卒

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往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

體通悅不甚重也

通悅簡易也

吳諸葛恪少髮眉折額廣額位至太傅錄尚書

晉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爲建威參軍身長六尺容貌

甚陋

山淳字子玄弟允字叔真皆濤之子也並少疴病形

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受詔

淳不仕允爲奉車都尉

張載字孟陽貌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

返官至中書侍郎領著作

孫會秀子也年二十爲射聲較尉尙惠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甚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尙主莫不駭愕

左思字太冲貌醜而口訥爲幽州部從事

戴洋爲南中郎將桓宣叅軍洋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

王嘉字子年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劉毅爲衛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嘗於東府聚樗蒲餘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及宋高祖四子俱黑一子轉躍高祖厲聲喝之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趙孟字長舒入補尙書都令史其面有疵黠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宋垣護之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累以功至輔國將軍務州刺史

臧質身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召爲世子中軍行叅軍

范曄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

髮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

江蒙貌醜其兄謚為于湖令明帝為南豫州嘗召見蒙而狎侮之

何尚之為中書令少與太嘗顏延之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顏之為猴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學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南齊張融為司徒左長史形貌短醜精神清徹

焦度為遊擊將軍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言

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肥黑無髮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瘞剛狠專執群小畏而憎之

梁褚蘿為水軍都督面甚笑危有從理入口時有庾

豐美順頰開張人皆謂魯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討江陵卒致饑死蘿竟保衣食而終

王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而性寬厚不以藝能高人官至太子詹事

後梁宋如周為黃門散騎面狹而長宣帝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以謗經如周蹶踏自陳不謗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

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後魏廣陵侯衍子融字叔融貌甚短陋衍弟欽字思若位尚書左僕射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甄琛形貌短陋黜風儀官至特進侍中

北齊荀士遜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武成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宋孝王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

唐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可類馭驢世長再拜叫呼因以手據地蹙頰敗面爲馭驢之狀群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歐陽詢爲率更令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經詢旣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大夫所糾

李輔國身小貌陋頗知書計位至中書令博陵王盧杞貌甚醜面藍色人皆鬼視之爲御史中丞時尙父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

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
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
無類矣

王伾順宗在東宮時以侍書幸寢陋而吳語帝所褻
狎焉及卽位爲左散騎嘗侍翰林待詔

梁羅隱唐末爲宰相鄭畋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
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
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
絕不詠其詩官至給事中

馮行襲面有青痣當時自爲馮青面位至許州節度
使兼中書令

周慕容彥超爲交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
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胡面故謂之閻崑崙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三

十九

册府元龜
醜陋
卷之八百三十五

風慕容意鼓為交限曾與射之鼓唱對高跡之同武
對兼中書令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八十六

養生 韜晦

養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夫人之生也稟天地之
中鍾五行之秀資之以恬快則生理固濟之以願攝
則德寓克蓋夫導引以為壽著於蒙莊之說吐吸以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五

練藏傳夫王吉之論養生之時義遠矣其有養其外而不養其內者或被其苦養其內而不養其外者亦嬰乎害此偏枯之人不足尚也若乃內外相養形神交泰六疾不生世患罔極斯達人之善養哉故潛山隱谷庶乏餌木靜居導引熊經鴟顧以養形也絕慮棄智黜聰去羨玄真寡欲清虛自守以養神也乃有益壯不衰長齡加倍與夫大勞而弊不節而嗟者異焉

周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漢張良以高祖五年封留侯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

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靜居行起閉門不出後行太子少傅事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子遊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

入火不燒乃學道欲輕舉道謂仙道

後漢矯慎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道引之術

王克會稽上虞人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

還家年漸七十力志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

嗜欲願神自守

蘇順京兆霸陵人也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

道晚乃任拜郎中卒於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敷曉養性之術年

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

從佗學普依準佗治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

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

之事能經鴟顧

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
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

引挽腰體動

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

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

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

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

齒牙完堅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

葉青麩散

青麩一名地節一名黃芝王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以告佗佗以

爲佳語阿
阿又祕之

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

服去三蟲和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

餘歲

冷壽尤與華佗同時年可百五六十歲嘗屈頸鶴息

鶴也

鬚髮盡白而色如三四十歲

曾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

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麀鹿女生與華佗

同時而說明帝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

亂後莫知所在

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歲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年間曾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

王真上黨人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一云真宗經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絕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益數人

孟節上黨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一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

家

晉嵇康字叔夜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壽可及乃著養生論官至中散大夫

張中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靖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方

郭瑀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

陶淡字處靜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

端拱曾不營問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莫知所終

宋劉凝之字志安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處為小屋居之採藥服之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好學於天臺山開館聚徒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一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

白日不覺為遠矣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澗行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

賢莫比

劉虬字靈預為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

後魏崔浩為左光祿大夫以公歸第因欲修服食養生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

徐謩字成伯善醫嘗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

北齊繇吾道榮瑯琊人隱於瑯琊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

隋徐則幼沉靜寡嗜欲後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

所資惟松木而已

唐王希夷孤貧好道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嘗餌松栢葉及雜花散博通子史尤明莊老及易景龍中年已七十餘氣力益壯

孫思邈隱居太白山自言九十三歲鄉里咸云數百歲高宗顯慶中被徵至時盧炤隣有惡疾固問思邈名醫愈疾之道又問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炤隣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慎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炤隣又嘗問曰養性之道其要何也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迤厄苟不息慎而能濟於迤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慎者嘗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憂畏者生死之門存亡之繇禍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模不設商無憂

畏則僨殖不成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
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立君無憂畏則社稷
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
寧神散則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
吉者凶故憂畏者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
弟爲勑敵妻妾爲仇讐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
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
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邇者不悔於遠能
如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
能染讒賊誹謗毒螫不能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

仲長子隱士也服食養性

潘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
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司馬承禎師事潘師正傳其符錄及辟穀導引服餌
之道

孟詵爲同州刺史中宗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
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
嘗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

趙昌年七十二精健如少年德宗甚奇之憲宗元和
三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趨拜輕捷

占對詳明帝退而嘆異詔宰臣密訪願養之道以奏焉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嘗溫耳

後唐許寂不知何許人少有道術茹芝絕粒寓居江陵節度使趙凝昆季禮遇之延之中堂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趙凝兄弟棄鎮奔蜀與寂偕行歲餘蜀人知之蜀主王建待以師禮後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徙于東卜居于維寂以高年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言有還丹煮金之術不知信否卒時年八十餘

晉盧損爲祕書監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李鱗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鱗之遐壽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城市乃卜居陽翟立隱舍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於隱几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游五六人於大隗山中古宮觀址疏泉鑿壤爲隱所誓不復出山氣嚴寒被病而卒時年八十餘齒髮不衰而有壯容損於修攝似有所得

韜晦

夫用晦而明，犧易之旨，深藏若虛，老氏之訓。與其錚錚而罹患，孰若恂恂而俟命。有奇才盛德，偉度壯心，可以樹功名，可以經邦國，而乃罹此多難，不能自奮，或辱在泥滓，或委於檻穽，屈高翔之羽，同夫雌伏。藏兼濟之用，以之同塵，葆光而內融，懷寶而自處，不形于色，克保其真，亦既安全，終復顯發。信君子之大受，達人之盛德者哉。

甯武子，衛大夫也。夫子云：甯武子，邦有道則愚，其愚不可及也。

荆軻，衛人也。游於邯鄲，曾旬踐與荆軻博，爭道，曾旬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至燕而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毛公，薛公，皆趙之處才也。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

漢藥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

庸謂庸作受顧保謂保可任使

數歲別去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報仇。燕將藏茶舉以為都尉。

樊噲以屠狗為事

時人食狗以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

後與高祖俱隱

於芒碭山澤間陳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位至相國封舞陽侯

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魄音薄落魄魄失業無歸也為

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皆

謂之狂生後歸漢號廣野君

東方朔武帝時為郎數召至前談語時賜之食於前

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繖帛檐揭而去

後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歸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主左

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

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

嘗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

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庭間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浮山中時坐席中酒醢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

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浮山之中蒿

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

馬門

東郭先生齊人也以方士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

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

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手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綯音瓜一音螺青綬也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任安少孤貧為人將車之長安求為小吏於是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後漢王君公遭亂僧牛自隱

僧為平會兩家買賣之價

時人謂之

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自污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

牛口無二價也

向栩朝歌人少時為書生性卓詭不倫嘗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彼髮著絳綃頭綃生絲也當作燥音此消切

嘗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

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後為侍中

孔嵩南陽人初游太學後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部野阿里街卒友人荊州刺史范式行部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勅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官至南海太守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後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

公沙穆少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後爲遼東屬國都尉
仇覽少爲儒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後爲蒲亭長

荀悅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閣宦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或特稱敬焉後辟鎮東將軍曹公府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語默無嘗時人或謂之狂

魏郭嘉爲司空軍祭酒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節故時多莫知

惟識達者奇之

嚴幹義者馮胡東縣人質性重厚有器識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王烈字彥考名聞在郟原管寧之右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未至卒

蜀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嘗稱薈閉門不出

諸葛亮依從父玄玄依袁術後往荊州依劉表玄卒亮躬耕壠畝好為梁父吟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

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亮在荊州時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嘗抱膝長笑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里邪亮謂之曰

晉阮籍字嗣宗本有濟世志為步兵較尉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繇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嘗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不臧否人物

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群下共飲酒歡呼時人或籍生

在魏晉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藉本性自然也

山濤字巨源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後爲侍中領吏部

魏舒字陽元不修嘗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累遷後軍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蒲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位至司徒

王衍字夷甫武帝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

王長文廣漢人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

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湛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

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
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
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
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
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嘗無以
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
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
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予以季孟之間
乎卒爲汝南內史

稽康善鍛以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

居安灌園於山陽康後仕至中散大夫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
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各嘗處私門潛心
學年植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

王述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並起而述處之恬如
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從王
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
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官至
衛將軍尚書令

顧榮懷帝永嘉初爲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嘗

縱酒酣暢謂友人張朝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
病何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
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又
謂冏長史葛煥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
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今府大事
殷非酒客之政煥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
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
更收實才煥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
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
謝鯤不徇公名無恐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
若穢而動不累高王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
不可以道規正乃優游寄通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
歲而已爲王敦大將軍長史

謝安少有重名不就徵辟時弟萬爲西中郎將總籓
任之重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
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耶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
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有餘矣後辭大司
馬桓溫府官至太保

幸靈豫章建昌人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
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看

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

宋鮑昭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帝好爲文章自爲物莫能及昭悟其自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

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令頗工奕碁觀戲嘗若未解當世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嘗言徐公晚萬事安異同南齊王僧虔弱冠善隸書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嘗用屈筆書以此見容位至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謝瀹肱之弟肱爲吳興太守瀹於征虜渚送別肱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爲吏部尚書專以長醢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

沈昭略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明帝建武世嘗醢酒以自晦

後魏任城王澄宣武時爲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嘗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

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崔巨倫爲殷州刺史在州陷賊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

柳遠字季雲爲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反家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北齊邢劭爲著作佐郎文學典麗旣瞻且速嘗爲先達所嫉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水之致

隋王世積爲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文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繇是縱酒不與執致言及時事帝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時平生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

唐裴遵慶絳州聞喜人志氣深厚機鑑敏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迹不干當世之務位至黃門侍郎平章事

楊綰尤工文詞藻思清贍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

刑府元龜
文耻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見也後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八十七

文章一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蓋斯文之作其來尚矣經藝之設本於儒術辭賦之起原乎六藝騷人之後風流彌劭漢氏中葉稍革古制藻絢交錯岐派逾廣英才間出衆體互興分

鑣並驅因枝振葉故子雲有攀輓之說蕭統興推輪之嘆而泐襲或異意制橫作習尚殊軌氣韻相高沈約有云自漢至魏四百載間文體三變自是而下豈勝道哉繇靈均以來迄于五代屬辭之士連衡接武咸用全次以備夫廣記云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讒之王怒而疏平故平憂愁幽恚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又有賦二十五篇

唐勒楚大夫有賦四篇

宋玉楚大夫有賦十六篇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在屈原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孫卿賦十篇 荀卿趙人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後適楚為蘭陵令避漢宣帝名

改為孫卿

漢陸賈楚人為太中大夫有賦三篇

朱建楚人高祖賜號平原王有賦一篇

莊夫子名忌吳人有賦二十四篇

賈生名誼為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

生既辭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後三

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

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憚之

乃為賦自廣 一云有賦六篇

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 官為

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 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

鄒又作鄒詩

孔臧為太嘗有賦二十篇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為光祿大夫有賦十五篇

蔡日賦一篇 史闕官

倪寬千乘人為御史大夫有賦二篇

張子儵為光祿大夫有賦三篇

莊忽奇為嘗侍郎有賦十一篇 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族家子或言

莊助弟莊子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為丞相長史有賦三篇

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公有賦八篇

蘓李為遼東太守有賦二篇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為前將軍輔政有賦一篇

徐明字長君為河內太守有賦三篇

李息為給事黃門侍郎有賦九篇

馮商有賦九篇

杜參為長社尉有賦二篇

張豐字僑予為車郎有賦三篇

朱宇為驃騎將軍有賦三篇

一云朱宇為驃騎將軍史

李思有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李忠為衛士令有賦二篇

賈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謝多為侍郎有賦十篇

周長孺為平陽公主舍人有賦二篇

華綺賦九篇

睦弘賦一篇

即睦孟也以明經為議郎

別柶陽賦五篇

王商為黃門書者假史有賦十三篇

徐博為侍中有賦四篇

王廣為黃門書者作呂嘉賦五篇

華龍為漢中都尉丞有賦二篇

路恭為左馮翊史有賦八篇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為嘗侍郎久之朔上書

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頌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數
 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已用位卑以自慰論
 又設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
 氏壁及皇太子生禘祝屏風殷上柏柱平樂觀獵賦
 八言七言上下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
 所錄朔書具是矣劉向別錄所載
 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召拜弘農郡都尉以病去
 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
 陰有賦九首

枚臯字少孺乘之子也上書北闕自稱枚乘之子武
 帝得之大喜召入見侍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
 作皇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為賦善
 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
 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踘
 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奉詔輒成臯自言為賦不
 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
 賦有詆嬉東方朔又自詆嬉其文體敲曲隨其事皆
 得其意頗諷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
 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為武騎會景帝不好

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

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嚴忌本姓莊當時尊上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

為嚴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

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稱說楚之

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

人也亡讀曰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藉假也

以難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

諫上林賦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

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且取終篇歸於正道且非

除其辭也矣武帝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武帝好僊因曰

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倘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

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儒有道術之稱

也凡有道術皆為儒形容甚臞臞瘠也音年句切又音衢此非帝王之僊意

也乃遂奏大人賦既奏武帝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

天地間之意武帝過宜春宮相如又奏賦以哀二世

行失相如後為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

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若汝也言汝今去已

在他所患往所患使者姓名也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妻

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他所著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王褒字子淵蜀人也有才俊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問請與褒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又作其傳因奏褒有軼才宣帝徵褒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帝令褒與張子僞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頌之擢褒爲諫大夫元帝爲太子喜褒所爲其泉及洞簫賦令後宮誦讀之

韋玄成字少翁丞相賢子襲封扶陽侯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朝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閔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嘆曰吾何面自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嘉難因以戒示子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雄好辭賦先時蜀有司馬相如賦甚弘麗雄每作賦嘗擬之以爲式又作書擬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

離騷又作廣騷畔牢愁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帝祭后土又奏河東賦嘗從羽獵又奏羽狄賦拜為郎明年又奏長楊賦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玄解之曰解嘲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其後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問後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及飄飄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賦詩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薛方字子容齊人嘗為郡掾祭酒王莽時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

後漢班彪扶風人更始敗隗囂擁眾天水彪從之彪傷方難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

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後爲望都長
建武三十年卒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博學多通能文章爲議郎給事
中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
篇

田邑字伯玉馮翊人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
陽太守

王隆字文山馮翊人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所著
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杜篤字季雅京兆人少博學居美陽與美陽令相恨
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
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門
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雒邑乃上奏論篤
賦所著賦誄帛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
著明世論十五篇後車騎將軍防擊西羌請篤爲從
事中郎戰沒

史岑字子孝沛國人王莽末以文章顯莽以爲諂者
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岑一字孝山
作出師頌

崔篆涿郡人王莽以爲新建大尹稱疾去建武初客
居滎陽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曰慰志

梁疎字叔敬松弟也明帝永平中坐松辜徙九真南
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
騷賦繫玄石而沈之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
府翹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
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
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
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後爲
曾相所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班固字孟堅彪子也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
志永平中爲郎典較祕書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
隍而闕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
東方之徒造攝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維
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滌侈之論固所著典引賓戲
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傳毅字武仲扶風人明帝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
作迥志詩章毅以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
以爲諷建初中章帝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
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較書毅追美孝皇帝功德
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毅

早卒著詩賦誄頌祀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為曲陽令得罪

西歸故郡衍不得志退而作賦自勵命其篇曰顯志

顯志者言光明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居貧年老卒

於家所著賦誄銘問交德誥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

書

記說自序官錄策五十篇章帝甚重其文

王景自仲通樂人建初七年為徐州刺史先是杜

陵杜篤奏上論遷都賦欲令車駕還遷長安耆老聞

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仲立西望舊景以宮廟

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

確邑之美

崔駰字亭伯篆孫也善屬文嘗以典籍為業未遑仕

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

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華嶠曰駰譏揚雄以為范蒸

侯者也而云彼我異尚又曰竊資卓氏割炙細君斯

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

改之元和中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

以稱漢德辭甚典美為竇憲主簿出為長岑長以遠

去不之官而歸和帝永元中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

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一篇
崔瑗字子玉駰子也為濟北相卒瑗高於文詞尤善

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牧乘七南陽文

學官志嘆辭移社文悔祈草書藝七言凡五十七篇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弗

及

崔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位至太尉

崔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為尚書病卒所著碑論

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李尤字伯仁廣漢人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

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

令史累遷樂安相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嘆哀典凡

二十八篇

李勝廣漢人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桓麟郁孫也為許令卒著誄讚說書凡二十篇摯虞

志麟文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
七首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桓彬字彥林麟子也為尚書郎卒於家所著七說及

書凡三篇

朱穆字公叔南陽人嘗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

厚論又著廣絕交論亦矯時之作後為尚書卒所著

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著論甚美恭邕
嘗至其家自寫之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和帝永元中天下承

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後衡乃擬班固兩都作
 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順帝初為太
 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
 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遷侍中中官
 共讒之衡嘗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
 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後為尚書卒所著詩賦銘
 七言靈憲應問七辨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衡集作
玄圖蓋

懸與
玄通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終臨汾令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為太傅錄尚書令薨初揚
 雄依虞箴作十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
 崔駰及子瑗及臨邑侯劉駒駮增補十六篇廣復繼
 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
 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
 詁凡二十二篇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為太山郡尉卒官恭為文著
 善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恭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
 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

蘓順字孝山京兆人和安間以才學見稱為郎中卒

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二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琮一名寶南陽人安帝延光五年爲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黃香字文彊能文章爲魏郡太守卒官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馬融字季長有俊才安帝永初四年爲較書郎中是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廢蒐狩之禮初元二年乃上廣成頌以諷出

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桓帝延熹九年卒年八十八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
篇

崔琦字子璋涿郡人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舉孝廉梁冀聞其清與交琦作外戚箴以戒之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後爲冀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容七言凡十五篇

王逸字叔師順帝時爲侍中著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凡一百二十三篇

王延壽字文考逸之子也有雋才少游魯國作靈先
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
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
溺水死

邊讓字文禮陳留人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
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位至九江
太守

邊韶字孝先陳留人以文學知名爲陳相卒於官著
詩頌碑銘書策五十篇

趙壹恃才倨傲屢抵罪幾致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
書謝恩及爲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著賦頌箴誄
書及雜文十六篇壹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張升字彥真尉氏人爲外黃令著賦誄頌碑書凡十
六篇

侯瑾字子瑜燉煌人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
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世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
以莫知於世故作應時實難以自寄餘所作雜文數
十篇多亡矣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
君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人少孤貧嘗疾世多利交

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世知志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又作辨和同之論爲尚書郎累遷野王令未行病卒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趨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勵後爲左中郎將邕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四百篇傳於世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後參丞相曹操軍事卒統友人東海繆襲嘗稱統文章足當西京董賈劉揚

楊修字德祖有俊才爲丞相曹公主簿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

而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辨曹公送與劉表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擇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

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嘗大會賓客，人有獻正武者，黃祖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爲祖所殺。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碣文嘲凡十九篇。

高彪字子義，方吳郡人。除郎中，較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出爲內黃令，卒於官。文章多亡。

張奐字然明，酒泉人。後爲弘農人，爲太嘗以黨罪歸田里，卒。所著銘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爲太尉，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卒于家。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

應奉字世叔，汝南人。爲司隸較尉及黨事，起奉乃慨

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為北中郎將免官隱於上谷卒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陶丘洪字子休平原人清達博辨文冠當代辟太尉府卒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為護羌校尉以疾卒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魏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為少府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為太祖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嘗以為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才既高辨論等雖名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開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應瑒字德璉汝南人劉楨字公幹東平人

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

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損並為太祖丞相掾咸著文

賦數十篇 魏文帝典論曰魏世文人曾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雷阮瑀汝陽

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繁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繁匹也如繁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後漏卮圓扇楠賦雖張蔡不
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瑒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
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乃其
所善楊班之儔也自頽川邯鄲淳繁欽陳雷路粹沛
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繹等亦有文采而不
在此七人之列瑒弟瑒
璩子貞咸以文章顯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頽川人博學有文章黃初中
為博士給事中作投壺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
帛千疋

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
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說喉轉意率皆巧
麗為丞相王簿卒

夏侯會字雅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文議終樂安太
守與陳郡太守任城孫該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並著
文賦頗傳於世

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終光祿大夫有文才善屬
辭章

劉劭字孔才廣平人為散騎嘗侍嘗作趙都賦明帝
美之詔劭作許都雒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
作二賦皆諷諫焉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少夙成以才學稱爲尚書凡所撰述數十篇黃初中潘勗王象與覬並以文書顯潘勗字元茂爲尚書左丞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王象字義伯黃初時爲散騎嘗侍初建安中與同郡荀綽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爲北中郎將以文才爲文帝所善

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終於侍中

周不疑年十七著文選論四首

嚴苞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夏侯玄字太初爲太嘗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

何晏字平叔爲尚書晏少以才秀知名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袁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刺之位至尚書

劉盛有文藻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鍾會字士季為中書侍郎時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

松作表再呈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

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所能松以實

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王王曰不當爾邪

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兄不敢褻其

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

蜀諸葛亮字孔明為丞相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

一集

揚戲字文然健為人為射聲較尉以後主延熙四年

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

呂雅為謁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郗正字令先河南人弱冠能屬文為祕書郎性澹於

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傳遺

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

皆寓目自在內職三十年官不過六百石依則先儒

假文以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景耀六

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

也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奏宓字子勅廣漢人少有才學為大司農卒宓見帝

升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百三十七 二十一

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論皇帝王
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
其言於春秋然否論

譙周字允南巴西人爲中散大夫太子令家于時軍
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
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術字申伯漢中人博學多聞著釋論七篇歷三郡
太守

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爲大帝長史見柵榴枕愛其
文爲作賦陳琳在此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

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譏論與琳書淫
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爲雄霸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
景興魏王朗在此足下與子布吳張昭在彼所謂小

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爲建武中郎將黃武八
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大帝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
黃龍大牙樹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
後爲偏將軍凡自大帝統事諸爲文誥策命鄰國書
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薛綜字敬宗沛郡人少善屬文有秀才為太子少傅
領選曹尚書赤烏六年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
名曰私載子瑩建衡中為選部尚書領太子少傅後
主追嘆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遂獻詩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時汝南主簿應邵議宜
為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著論州里才士陳琳等皆
稱善之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少聰學為尚書令卒峻著孝經
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
孫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為太子登賓客著論二十篇名
曰矯非後為太尉終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
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
論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文章第二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在魏為部兵較尉會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嘗登廣武觀

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
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陳留王景元四年卒嗣宗
能屬文初不畱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
達莊論寂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
登遂著大人先生傳

稽康字叔夜譙人爲中散大夫著養生論君子無私
論康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
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
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
爲世所玩

何劭字敬祖爲僕射遷司徒劭博學善屬文撰荀彧
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竝行於世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初未知名
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
後爲尚書當時詔誥皆所草定惠帝時爲侍中中書
監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華所著文章竝
行於世

傅玄字休奔北地人善屬文爲司隸較尉卒文集百
餘卷行於世

傅咸字長虞玄子爲司隸較尉好屬文論雖綺麗不

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傅祗字士莊咸從父弟也後爲司徒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傅暢祗子也爲秘書丞作晉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爲太子中庶子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爲潯陽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被傷卒撰百詩二十卷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答其文甚美

向秀字子期與嵇康爲竹林之游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被誅秀應本郡計入雒秀自此行作思舊賦後爲散騎嘗侍卒

阮修字宣子性簡狂不修人事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後爲太子洗馬

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魏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武帝踐祚爲給事中心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甚美後遷散騎嘗侍卒文集行於世

庾敬字子高爲陳留相敬曰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曾賈誼之照鳥也

劉實字子貞爲吏部郎爲文帝相國軍事以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結之

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辟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後

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意詣累遷黃門侍郎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岳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欲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其後鄉人勸令應辟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武帝咸寧初詔以爲太子中庶子又徵爲議郎召補著作郎並不應太康三年卒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並重於世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

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
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
徒不知所守蕩而積忿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
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迷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
嘗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
應於視聽之表重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夫仕
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舉賢良爲太子舍人除聞
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突寇新平天下又安虞上
太康頌以美晉德後爲太常卿性愛士人有表薦者
嘗爲其辭

王蔚河東漪氏人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
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
相

王接字祖游蔚子也爲臨汾公相國尚書令王湛統
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卒所著雜論議詩
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

束皙字廣微陽平人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侃以
擬客難後爲尚書郎卒所著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
於世云

盧欽字子若范陽人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卒所著詩

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

華嶠字叔駿才學深博為秘書監加散騎嘗侍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

華暢嶠少子也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為秘書監給事中造詩賦論難數十篇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少所推服惟雅敬同郡王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位至馮翊太守

孫綽字興公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少居於會稽遊於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綽絕重張衡

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

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

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

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後為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

文才推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薨

必須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少子士衡有異才

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
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
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後
王舉而棄之乃論大帝所以得後主所以亡又欲述
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二篇入雒累遷中書郎齊王
冏旣弑功自代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又以聖王經國義有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後
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
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
雲嘗與書曰若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
書稱機雲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
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手
其爲人所推服如此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竝行於
世

陸雲字士龍士衡弟也清正有才理入雒累遷中書
侍郎城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與士衡同遇害所著
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竝行於世

陸喜字恭仲士衡從父兄仕吳爲吏部尚書博學有
才思嘗爲自叙曰余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
思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爲衛尉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閒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爲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又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張華推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薦之太嘗徵爲博士歷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竝爲詩賦年四十三卒所著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人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讓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畱衛瓘又爲思賦作畧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

豪貴之家競相傳寫雒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雒欲
 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倉
 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思賦出機絕
 嘆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鄒湛字潤甫南陽人為少府卒所著論事議二十五
 首為時所重

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善文辭為太子中庶子卒所著
 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為襄城
 太守亦以文章顯腆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為散騎
 嘗侍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
 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
 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
 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劔閣山又為推論及濛汜
 賦司隸較尉傳玄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
 之延譽遂知名起家著作佐郎

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少有雋才為河間內史棄絕人
 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為工
 永嘉初徵為黃門侍郎不就終於家

王沉字彥伯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浮沉為

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及作釋時論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於里閭惠帝元康初爲松滋令

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潘尼字正叔岳之從子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性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元康初爲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後爲著作郎爲乘輿箴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爲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又作昆弟誥後爲散騎嘗侍卒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園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後爲司空都督并幽冀三州諸軍事

歐陽建字堅石爲馮翊太守爲孫秀所害時人莫不悼惜之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爲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羗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後爲愍懷太子洗馬及太子之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後爲散騎嘗侍領國子博士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世

江迥字道載陳留人爲太嘗病卒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

李賜字宗石隗爲人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

李興字雋石賜弟也亦有文才爲鎮南將軍劉弘參軍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碑使興爲之文甚有辭理范堅字子嘗博學善屬文懷帝永嘉中避亂江東拜著作郎堅子啓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嘗閑居以文論自娛後爲太傅主簿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爲齊王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後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

論詞賦爲中興之冠著江賦其詞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元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璞旣好卜筮摺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後爲王敦記室參軍爲敦所害所作詩誄頌賦亦有數萬餘言

王鑒字茂宣高堂邑人也少以文筆著稱中興爲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鹹竝有才筆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少好學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瞻初爲王導諮議參軍選爲散騎嘗侍領

大著作不就求爲句漏令至廣州止羅浮山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洪傳聞涿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晉陵內史張閻立曲阿新豐塘溉田每歲豐稔洪爲其領

庾闡字仲初潁川人爲散騎嘗侍領大著作作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以弔賈誼徵爲給事中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少好文籍善屬辭賦郡察孝廉

除郎中蔡謨舉爲著作佐郎後爲太學博士時桂陽張頌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章十五卷傳於世

李克字弘度江夏人爲丞相王導記室參軍克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爲中書侍郎爲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稽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爲貴爲散騎嘗侍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蒙記行於世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少好學有文章爲散騎嘗侍領著作卒於家所著詩賦碑誄論數十篇

虞溥字允源高平人爲鄱陽內史著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雒

謝沉字行思山陰人爲著作郎卒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

紀瞻字思遠丹陽人元帝時為驃騎將軍散騎嘗侍

瞻才兼文武好讀書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

稽含字君道紹從子也好學能屬文為郎中時弘農

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

袁喬字彥叔陳郡人為江夏相龍驤將軍喬博學有

文才諸文筆皆行於世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令少威儀鄉邑

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器之恢嘗遣方為文薦郡

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報書曰此子開

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

有奇分若出其曾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

羣邪後為司徒參軍事出為高梁太守著文筆皆行

於世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廙少能屬文元帝鎮江左

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奏中興頌

張伉字季陽協弟也中興初散騎嘗侍領佐著作郎

述歷贊一篇

謝萬字萬石安弟也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

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爲司徒卒所著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

王坦之字文度湛曾孫也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

孔巖著通葛論王坦之與書贊美之位至吳興太守韓伯字康伯潁川人爲侍中王坦之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詞旨以爲是非旣辨誰與正之遂作辨謙論以

何琦字萬倫司空克之從兄也嘗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謂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歷宣城涇縣令王羲之字少逸司徒導之從子爲右軍會稽內史嘗與同志寔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伸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羲之聞而甚喜

王珣字元琳導孫也爲左僕射領太子詹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帝哀册謚議皆珣所草

桓祕字穆子溫弟也為中領軍免官後起為散騎嘗侍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篇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賙遇

謝安字安石為吏部尚書中護軍作簡文帝謚議桓溫嘗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

也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華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眾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顯欲為何辭宏答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

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迫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又從桓温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讀之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至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懣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後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卒於東陽有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

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爲大司馬桓温參軍從桓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

殷仲文少有文藻爲東陽太守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宋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後爲彭澤令解印綬賦歸去來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誡又爲命子詩

王誕字茂世瑯琊人也少有才藻從叔尚書令珣爲晉孝武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攬筆便益之按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嘆清拔因而用之後終吳國內史

王曇首瑯琊人太保弘少弟也爲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至彭城大會戲馬臺上與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沈林子字敬士爲高祖西中郎中兵參軍輔國將軍卒林子所作賦讚三言歲祭文樂府表牋書記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書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

太保王弘也

謝瞻字通遠陳郡人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位至司空長史黃門郎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有文集傳於世

謝靈運陳郡人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
逮從叔混特加愛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
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永嘉太守所至
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營別業
於會稽每有一首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
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
以言其事又爲臨川內史以叛逸徙廣州棄市所著
文章傳於世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
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雖以文
義見接每侍帝宴談賞而已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
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爲豫章公世
子中軍行參軍晉安帝義熙中宋祖北伐遂有宋公
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
俱奉使至雒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傳
亮所賞後爲始安太守延之之郡道經湘潭爲湘州
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後入爲太子中庶子
領步兵較尉後出爲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劉湛以
其辭旨不遜大怒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屏居
里巷不豫人間者七年閒居無事作庭誥之文後爲

光祿大夫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蒲眼延之每薄湯慧休詩謂人曰慧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娛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何承天東海郟人儒史百家莫不該覽爲御史中丞時元魏侵邊文帝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畧承天撰安邊論遂遷廷尉未拜坐事免官卒所著文竝竝行於世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爲尚書令領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王韶之字休泰瑯琊人好史籍博涉多聞爲黃門侍郎領著作郎領西省事凡諸詔奏皆其辭也後爲祠部尚書領給事中守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有文集行於世

江邃字玄遠濟陽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

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博涉多通好屬文辭彩適艷爲太子左衛率爲元凶所害有文集傳於世

顧愿字子恭覬之弟子也好學有文辭覬之嘗以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闕得喪乃以其意命愿著定命論愿終於太子舍人

謝惠連陳郡人爲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竝傳於世蚤卒

鮑昭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適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昭爲河清頌其序甚工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上詩言志義慶奇之後爲中書舍人又爲臨海王子項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

王素字休業瑯琊人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累被徵辟不就聲譽甚高因山中絃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絃賦以自况

齊劉繪魏使來繪以辭辨勅接魏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繪能書

善飛白

王融字元長瑯琊人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永明九年武帝幸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豫章王薨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大官朝送祭奠勅融為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融文辭辨捷尤善綴屬有所造作援筆可待為東昏所誅文集行於世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文章第三

梁謝朓莊第二子初仕齊為吳興太守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朓得父膏腴

江淹有所著文章竝行於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謝淪朓弟也為侍中世祖起禪靈寺勅淪撰碑文

柳惔好學雅善製文初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位至尚書左僕射

沈約博通墳集能屬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見意著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留襟窮其妙趣自詣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位至左光祿大夫侍中

任昉雅善屬文尤長於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揖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也所著文章三十三卷數十萬言盛行於世位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范雲善屬文位至尚書右僕射有集三十卷

庾肩吾八歲能賦詩時爲兄於陵所友愛文集行於世位至度支尚書

周興嗣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爲散騎侍郎集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澤寺勅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

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賞嘆之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謂爲吳體建安王偉鎮揚州引爲記室

袁峻天監初爲鄱陽王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又奉勅與陸倕各製新闕銘

高爽於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鑿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先是濟陽江洪會稽虞騫與爽竝工屬文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柳惲天監初爲相國長史兼侍中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日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高祖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揚宮

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為高祖所美

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官至太嘗

卿

到洽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

張纘為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四千餘言

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傳映泛涉記傳有文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

琛友善繪之為南康相映時為府丞文教多令具草

王筠為殿中郎為文能壓彊韻每公宴竝作詞必研

美尚書令沈約派所推獎嘗格高祖曰晚來名家唯

見王筠獨步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

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

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曾未都畢乃

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切連蹠約撫掌欣拈曰

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切次至墜石隄星及冰懸墀而

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可以

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

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嚮顧

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日每佇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

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於此嘆服吟研周流忘念昔
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
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為
中書郎奏勅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辭甚麗逸又
勅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昭明
太子薨勅為哀策文復見嗟賞筠終光祿大夫司徒
左長史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
中庶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
卷行於世

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
舍人遷步兵較尉上玉璽銘武帝發詔褒之嘗好韻
語及拜步兵較尉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較
實大尉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
輿龍興記三卷

王僧孺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麗逸多用
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為御史中丞高祖製春
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之人沈約以下同作高祖
以僧孺詩為最遷少府卿

張率少好屬文而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
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有虞

訥者見而誅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
 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
 退率為司徒掾直文德省作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
 高祖手勅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
 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待宴賦詩高祖乃
 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
 得人今為盛率奉勅往返數首

謝覽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覽為
 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勅與侍中
 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
 音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造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
 信乃俱國華

苙革舉秀才累遷度支尚書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子
 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
 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郎中

劉孝綽為秘書監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
 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
 十萬言行於世孝威孝儀皆其弟孝威為太子中舍
 人庶子率更令掌館記大通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

上頌其辭甚美孝儀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竝工屬文兄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卽孝威孝儀為尚書殿中郎勅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規為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

蕭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位至都官尚書

蕭洽字宏稱功敏悟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又勅撰當

塗堰碑辭亦贍麗集二十卷行於世官至司徒左長史

康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之子湘州刺史楊公則是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謂桓靈

寶復出靈寶桓玄小字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

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終新安太守

江子一為中書侍郎卒有文筆數十篇行於世何遜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

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

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後為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稱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眺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二人並有文集

褚修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

謝藺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

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

奉令製宣成王奉述中庸頌所製詩賦碑頌凡數十

篇

謝幾卿好學博涉有文彩起家預章王國嘗侍

陸雲公好學有才思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

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

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

王籍好學博涉有力氣樂安任昉見而奇之嘗於沈

約坐賦得詠燭甚為約賞後為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

何思澄為安成王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賀自以為弗逮遊居郊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辭辭文典麗思澄子助嘗為敗家賦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記曰人中爽爽何子朗終國山令

劉杳工屬文沈約郊居宅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示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曰平生愛惜不在人中林整之權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在矣猶復少存閒遠微懷清曠拓宇東郊匪云止息正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延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敢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研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炤便以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共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上篇竝為名製又山寺既為

警策贈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兼乎此美遲此敘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著林廷賦王僧孺見之嘆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中遷尚書吏部郎署儀曹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焉

劉顯以五官掾兼吏部嘗爲上朝詩沈約美之約郊居宅新成因令工書人題於壁

謝徵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見賞於世大同二年卒友人鄆瑯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終尚書左丞

臧嚴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嘗侍從叔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游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

富麗

伏挺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相歎異嘗曰此子目下無雙著通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丘遲年八歲便能屬文高祖平京邑時引爲驃騎主簿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遷中書侍郎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所著詩賦行於世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乃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如此

到漑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答云余衣木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劉昭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起家奉朝請諸葛璩舉秀才不就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皦集而錄之

劉之遴舉茂才為太學博士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

朱异為大學博士有文集百餘篇

司馬嬰為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

蕭子顯好學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其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有文集二十卷終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蕭子暉為員外散騎侍郎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惠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到蓋左民尚書漑之孫早慧歷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日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

連珠日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王訓爲侍中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劉苞字孝嘗少好學能屬文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事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漚漚弟洽從弟沈吳郡陸匪張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

庾於陵清警博學有才思爲荊州大中正卒有文集十卷

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嶸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

劉峻字孝標安成王季好峻學季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後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樓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遷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知命論以寄其懷

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語古今文也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

理總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各師碑誌必請總制文終步兵較尉

庾仲容精專篤學爲黜縣令卒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任孝恭爲司文侍郎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自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

蕭子範爲秘書監有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郡王數詣蕭文士滂確亦預焉大寶初葬簡皇后使子範與張纘俱制哀策文簡文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

後梁蔡太寶自宣帝爲岳陽王特署記室及卽位以爲侍中尚書令太寶文辭瞻速帝之章表書記敕令詔冊竝太寶專掌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傅准有文才善辭賦官至度支尚書所著文集二十卷

范迪順陽人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嘗侍有文集十卷

沈君游吳興人博學有辭采位至散騎嘗侍天保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

陳沈衆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武

帝製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
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成奏帝善之尋除鎮南湘東
王參軍

何修之爲尚書左丞卒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

虞寄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棲遁之志
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嘗侍大
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雉色寶珠武帝觀之甚有
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
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
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
惟以書籍自娛

杜之偉幼精敏有逸才爲太學限內博士皇太子釋
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
之偉製其文令人傳習以爲故事劉陟等鈔撰羣書
各爲題目所撰富民政教二篇皆之偉序

虞荔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
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
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
爲士林學士

沈初明爲吳令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初明委

以書記之任初明固辭子仙怒命斬之或救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玉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事皆出於初明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初明製表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於白茅灣登壇設盟初明爲其文

徐陵八歲能屬文旣長博涉史籍縱橫有才辯梁簡文在東宮掌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元帝遣使北齊累求復命終留不遣乃致書於齊僕射楊遵彥遵彥不報齊送貞陽侯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入陳爲

侍中太子少傅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文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僅三十卷

徐儉陵之子勤學有志操侯景亂陵使魏末及儉時

年二十一攜老幼避於江陵梁元帝聞名召爲尚書
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嘆賞曰徐氏之子復有
文焉

蔡景歷爲度支尚書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
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

姚察武帝永定初爲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
徐陵領著作復引爲史佐致仕等表竝請察製焉陵
見歎曰吾弗逮也察每有製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
白首不倦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
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

勰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
勰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
陵已下諸名賢竝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第
五十韻嘗入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
江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湏公所
和五百字用偶徐僕射也察諫遂未付江曰若不得
公此製僕詩亦湏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爾
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顏晃少孤貧好學有詞采初爲文帝記室參軍高祖
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

義該典高祖大奇之

陸琰字溫玉累遷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傅繹在湘州王琳聞其名引爲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繹啓謝辭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尋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

陰鏗幼聰慧五歲能誦數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

五言詩爲當時所重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帝卽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嘆賞之

褚玠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麗靡玠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錄是見重於時位終御史中丞

陸琛少警俊文帝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錄此知名舉秀才赴京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

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參軍宣帝大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繇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遂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伯陽爲新安王記室時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廬嶺置宴酒酣命筆賦雜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共成王賜以奴婢及雜物皇太子率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嗟賞

陸瑜少篤學美詞藻爲東宮學士宣帝大建二年太子釋奠於太學宮臣竝賦詩命瑜爲序文甚瞻麗

謝貞爲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河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

江摠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艷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艷篇有好事者相傳諷玩於今不絕至隋爲上開府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行於

世

陸從典為太子舍人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
總令從典為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
蕭允為鄱陽王長史王出鎮會稽允行經延陵季子
廟設蘋藻之薦託為異代之交為詩以敘意詞理清
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
如徵曰其清雲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戶
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
沈不害為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屬
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 曾無

尋簡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
乎著文集十四卷初不害為衡陽王記室參軍兼嘉
德殿學士表改定樂章文帝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
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

張正見幼好學有才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有集十四
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江德操好學善屬文位終新淦令所著文章十五卷
庾持篤志好學尤善書記每屬辭好為奇字有集十
卷位終步兵較尉

後魏張袞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袞為左長史

從太子破賀納遂命羣官登勿居山游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袞爲文鄧穎爲中書侍郎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於漠南以紀功德

袁躍字景騰博學有雋才爲員外散騎嘗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王阿那瓌之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旣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詞甚美後遷太傅清河王懌文學懌之文表多出於躍

崔玄伯少有雋才因符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父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玄伯位至天部大人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封軌爲廷尉少卿沉謹好學博通經傳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陸曄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鼓十篇

位至伏波將軍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爲太嘗卿上代都賦因以諷規亦二京之流也初允太武神麈中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再遷中書令獻文初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

高和仁爲殿中侍御史少清簡有文才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深所嘆重

李籍之性謹正粗涉文史爲大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

胡叟少聰慧好屬文旣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初入長安京兆韋祖思召而見之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至主人家賦韋柱二族一宿而成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瀆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歸後爲武威將軍家於密雲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文成時召叟及金城宗舒竝使作檄劉駿疇疇之文舒劣於叟舒尋歸家

游雅爲秘書監文成詔爲太華殿賦

高閻為中書侍郎奉詔造鹿野苑頌北伐碑獻文善之位至光祿大夫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為二卷其文亦高允之流二高為當時所服

趙逸好學夙成為中書侍郎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篇

盧道將秘書監淵子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冠位至司徒司馬卒所遺文筆數十篇

劉懋字仲華博綜經史位至太尉司馬所著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世

游肇以文雅見稱為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位至驃騎將軍

崔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為散騎侍郎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

李彪為御史中尉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

李諧博學有文辯當時俊才咸相欽賞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邢彥字士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著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三百郡國詩以答之凡所爲詩賦銘贊及表記啓數百篇五十餘卷

甄密字叔雍侍中琛從父弟也太和中爲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

甄琛爲侍中所著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又著傑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頗行於世

袁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自廷尉少卿出爲平陽太守頗有不平之論及之任不自得遂作惡歸賦累遷度支尚書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

嘗景少聰敏長有才思爲太嘗博士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記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宣武悉付侍中崔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嘗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刻石正光中除景龍驤將軍孝明於國子寺行釋奠之禮竝召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

高聰徙於北京中書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嘗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允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嘗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尋進號冠軍將軍時尚書令季崇等追討躡躡不及詔景出塞經龕山臨瀚海宣勅勸衆而返景經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景性溫和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相讚而述之所著數百篇行於世

邢臧字子良博學有藻思爲太學博士孝明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當時稱其理博有文筆凡百餘篇

裴景融雖才不稱學而敏緩無倦文辭泛溢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孝莊時爲諫議大夫領著作

柳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裴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約而易尋官至司徒諮議參軍楊固爲治書侍御史尉王顯奏固剽請米麥免官旣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願賦以明幽微適塞之事

張烈為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位至瀛州刺史

高謙之有學藝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官至御史

馮元興博通禮傳有文才為中書舍人有文集百餘篇

封肅字元邕早有文思博涉經史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為園園賦其詞甚美孝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為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撰古來文章并序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良惜之其文筆凡百餘

篇

那毗為光祿少卿明經有文思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

梁祚為中書博士作代都賦頗行於世

夏侯道遷為豫州刺史雖學不周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來甚有意理

裴敬憲學博士清為太學博士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鈔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

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寺堂碑文給事中嘗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繇是稍知之累遷中書舍人散騎嘗侍領本州大中正梁武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良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業

梁祐爲大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詩詠

李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參軍

祖瑩歷散騎黃門侍郎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不減於袁嘗焉

裴伯茂學涉羣書文藻富贍爲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東魏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

邢昕好學蚤有才情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迷躬賦

北齊邢邵字子才臧之弟也十歲能屬文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後爲著作佐郎深爲

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尚書令尚書季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以示諸賓神儁曰

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魏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有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邇

遠近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爲中書侍郎撰典誥行於世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悟誦藻道逸嘗爲冀州刺史万侯受雒製清德頌其文典麗錄是神武聞之時文宣

爲州刺史署珽開府舍曹參軍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驕驍魏叔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

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

與令史等作晉州啓請粟二千石代功曹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錢高景畧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簡珽卽引伏神
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錡其教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苦山
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辭也元康
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二日
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
免官散參相府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神武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
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

顏之推博覽羣書辭情典麗有文三十卷竝行於世
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入隋爲太子學士

鄭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望文襄引爲館客
歷太子舍人崔昂後妻卽元禮之妹也魏收又昂之
姊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
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
收但知姊夫疎於婦弟終台州別駕

楊愔字彥遵風度深敏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及
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位至驃騎大將

軍開封王

文章三

卷之八十三

北齊裴誼之字士正少有儒學楊愔闔門葬記誼之
頌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入周爲文帝大行臺倉曹
郎中卒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善屬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
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製位終吏部郎中

王昕字元景少篤學雅好清言有集二十卷位至銀
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

王暕字叔朗好學不倦文宣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嘗
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劉逖字子長留心文藻頗工詩詠所制詩賦及雜文
筆二十卷位至散騎嘗侍覽諸同者而深歎美

荀仲舉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榮交遊榮死仲
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辭甚悲切世
稱其美

蕭愨工於詩詠愨曾秋夜詩賦兩句云芙蓉露下落
楊柳月中踈爲知音所貴官爲田曹參軍

李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義之美少與趙郡李寒齊
名爲邢魏之亞兼侍御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曾薦
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雲集其文章十卷託魏收爲

之序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
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文章第四

後周薛澄字景猷初仕西魏文帝為中書侍郎大統
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之頌又文帝作二歌澄
各為頌

王褒博覽史傳能屬文初仕梁元帝為僕射江陵未

隋前袞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詞至此方驗焉

唐瑾爲司中大夫兼內史所著賦碑誄二十餘萬言薛寘幼覽墳籍好屬文所著文章二十餘卷行於世位至驃騎大將軍封開府儀同三司

柳虬字仲盤博涉子史雅好屬文爲中書侍郎修起居注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虬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虬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盧柔爲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

宗慄少聰慧博有才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篤志好學兼善文筆終爲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感興乃作雪賦以遂志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長於論難所爲筆誄表頌竝傳於世位至都官尚書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初在梁事昭明太子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

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自梁入周位望通顯嘗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後爲司宗中大夫明帝雅好文學信特蒙惠禮羣公碑誌多相託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及者

顏之儀博涉羣書好爲辭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哀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後爲集州刺史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柳慶字更興博涉羣書初仕魏孝武爲尚書都兵郎中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雒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移况才子也

柳機博涉羣書辭彩雅贍有文集行於世位至御史下大夫

蘇亮字景順少通敏博學好屬文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位至侍中

薛慎能屬文善草書爲藩部大夫有文集頗爲世所

傳

李旭解屬文武帝時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旭自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旭所作也旭嘗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治務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

韋夔高尚不仕時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夔辨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道似有深淺其致理若無等級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夔少愛文史畱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節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雖多竝不存

擅翥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爲之

隋虞世基初仕陳爲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較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座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疋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淒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咏

盧愷魏中書監柔之子也爲禮部大夫李穆攻拔軹關拍崖山鍾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造荀景倩故是今君之子

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解屬文高祖時爲虞部侍郎
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讌
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
帝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入適述
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嘗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孫萬壽博涉子史善屬文滕穆王瓚引爲文學坐衣
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
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盛爲當時之所
吟誦天下好事者書壁而翫之

王貞少聰敏善屬文詞開皇中舉秀才授縣尉非其
道也於是謝病於家齊王暕鎮江都以書召之又索
文集貞啓謝上集云十三卷復上江都賦

李德林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
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嘗侍
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後北齊任城
王諧薦德林於尚書令楊遵彥楊遵彥卽令德林製
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因大相賞異以示
吏部郎中陸瑒云已見其文筆浩浩如黃河東注比
來所見後生制作涓澮之流耳卽仍命其子又與德

林周旋戒曰汝無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齊平爲高祖丞相府從事內中郎禪代之際其相國摠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位爲內令史卒旣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古人焉初撰奉思賦一篇世稱其麗又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所撰文集勒成八十九卷遭亂亡失見二十卷行於世

潘徽性聰敏善屬文爲秦孝王俊學士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又爲述江都集禮序

杜正玄自入世祖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卽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成章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又皆立成而詞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祖君彥言詞訥澁有才學大業末爲李密所得署爲記室參軍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

楊素爲尚書令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

道衡氣調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之盛作未幾而卒道衡嘆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

牛弘在周起家爲納言上士嘗專文翰甚有稱善以大業六年卒加右光祿大夫贈儀同三司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何妥爲龍州刺史箴勒於州門外有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王頰字景文解綴文善談論有文集十卷官至國子博士

薛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夫所有詩詠詞致清遠爲襄城郡掾卒官

諸葛穎能屬文煬帝時爲著作郎甚見親倖有集二十卷

嘗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詞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王胄字承基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

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令繼和

庾自直少好學大業初為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時為煬帝所愛帝有

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薛道衡為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傳繹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繹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

魏收曰傳繹所謂以虱投魚耳道衡位至司隸大夫有集七十卷

薛師古為安城尉時薛道衡為襄州總管與其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帝嘗使其倚掖利病甚親昵之

宇文弼音弼博學多通為禮部尚書所著詞賦二十餘萬言

虞綽字士裕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傳繹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

尚也為著作佐郎從煬帝征遼東帝舍臨海顧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柳詵少聰敏解屬文為晉王諮議參軍王朝京作歸

藩賦命誓爲序詞甚典初王屬文敷庾信體及見誓後文體遂變誓位至秘書監有集十卷

高構字孝基有名於時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位至吏部侍郎

杜正臧字爲善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臧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唐高士廉風調溫雅屬詞清潤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竝稱先達與士廉爲忘年之好每因事隙多賦篇章繇是公卿藉甚位至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褚亮初在陳年十八詣僕射徐陵與商確文章陵每嘆異後主聞之召見時江惔及諸詞人咸在詔亮賦詩合坐推善國初爲弘文館學士亮本以文翰知名每有新詩好事之人傳寫信宿遍於京邑

虞世南善屬文嘗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世南爲秘書少監上聖德詞論多不載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

袁朗勤學好屬文初在陳爲秘書郎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歸朝爲給事中卒有文集十卷

庾抱初在隋爲延州參軍後三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成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召於坐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

謝偃爲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其詞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製賦序言區寓又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揆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疋偃又獻推皇誠德賦以申諷諫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

張蘊博涉書傳善綴文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卽位上大寶箴以諷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隋大業中授桂州司馬所經名川美境必制篇章莫不藻麗清新爲當時所諷誦貞觀十一年以宗正卿致仕太宗嘗製帝京篇命百藥竝作歎其工手詔曰卿何其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

宿而意之新乎百藥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亦皆唵諷有集三十卷

蕭瑀字時文梁明帝之子也姊爲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帝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氣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瑀太宗時位至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

岑文本爲秘書郎直秘書省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籍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

劉子翼以文學知名貞觀中爲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有集二十卷

杜正倫善屬文貞觀初置文學館尚書左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累遷中書令有集十卷行於代

張昌齡弱冠以文辭知名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

甚悅乃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後卒於襄州司戶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

元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初應進士舉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義府援筆爲詩曰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太宗喜曰當借卿全樹何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張文宗爲亳州刺史高宗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匹

富嘉謨舉進士爲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辭皆經典爲本時所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蠲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嘉謨旣卒少微哭而賦詩尋亦卒

李安期百藥之子也七歲解屬文龍朔中爲司列少嘗伯受詔爲東封朝覲壇碑文

崔行功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有集六十卷

裴遵慶初登省所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理體識者見之知有公輔之量位至尚書左僕射

上官儀涉獵經史善屬文龍朔中爲弘文館學士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當時多有數其體者時人爲上官體

崔液湜之子也尤工五言之作湜嘗嗟賞之曰海子我家之神駒也海子卽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胡履靈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

詞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鬪鷄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勃後以罪除名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勃每有制作時人咸誣詠之著有文集三十卷

楊炯華州華陰人博學善屬文爲盈川令如意元年

十月望日宮中出孟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雜城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孟蘭盆賦詞甚雅麗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炤鄰東野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亦以爲然崔融李嶠及張說皆爲一時宗匠崔李嘗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嘗流所及炯與炤隣則可企而至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然愧在盧前爲誤矣

盧炤鄰博學善屬文爲新都尉以疾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有文集二十卷

駱賓王善屬文於五言詩尤妙爲長安主簿坐職左遷鄒雲卿集其文爲十卷

麴昭祖爲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有文集二十卷

劉知幾爲懷州獲嘉縣主簿則天朝官爵易得而法網嘗嚴故人竟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又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志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

此矣

員半千爲右衛長史顯福門待制則天封中岳半千
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

張鷟字文成自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
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
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後
爲司門員外郎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
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
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
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

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
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孔紹安少以文辭知名爲秘書監因侍宴應詔詠石
榴詩曰只爲時來晚花開不及春時人稱之

蘇味道初爲裴行儉征突厥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
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記於味
道接筆而成詞理清密盛傳於世

朱敬則爲左補闕嘗採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
十代興亡論十卷爲當代所重有集十卷行於世

崔融爲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

此文集六十卷傳於代
杜審言雅善五言詩爲雒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大
參軍又與州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
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旣而季重等於
府中醜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
而死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審言
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
爲文祭并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
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終修文
館直學士有文集一十卷

劉允濟爲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
濟上明堂賦天后甚嘉歎之手製袞美拜著作郎
宋之問弱冠知名尤善於五言詩當時無出於右爲
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則天幸雒南龍門令從官
賦詩左史東方朔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
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袍以賞
閻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而善構甚奇爲時人所
賞累遷給事中

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
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後爲武

攸宜管記文翰皆委之有文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
盧藏用爲之序

韋承慶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
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領表
時易之等旣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
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
不撓援筆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承慶嘗以
人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冲和之境遂著靈臺賦以
廣其志

盧藏用尚書承慶之族有才藝早知名睿宗朝爲尚
書左丞有集二十卷

沈佺期善屬文尤長五言之作與宋之間齊名時人
稱爲沈宋位至太子詹事有集十卷弟佺交及子亦
以文詞知名

李適爲工部侍郎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
師及還適贈詩敘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
之士無不屬和凡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謂之白
雲記

許景先爲中書舍人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
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絕之勢然屬詞豐

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

李華爲吏部員外郎頗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詆訶乃爲上古戰場文燠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賞其言又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

爲四絕碑

蕭穎士登進士第有盛名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廣陵居母喪卽緘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緘麻大惡之卽令去穎士大怒乃爲伐櫻桃賦以刺之

王仲舒嗜學工文爲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入皆傳寫

徐安貞尤善五言詩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玄宗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

王翰爲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
撰樂府詞以敘情有文集十卷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
天下寺觀多齎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篇受
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
邕者邕歷汲郡二太守姦賊事發誅有文集七十卷
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
推重之
王維有俊才尤工五言詩獨步於當時染翰之後人
皆諷誦位至尚書右丞

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
兆府兵曹參軍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
而譏甫齷齪有文集六十卷

熊廷景爲岐王文學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玄
宗令左右試牽御衣鳥輒嗔目叱咤廷景因獻鸚鵡
篇以贊其事帝以鳥及廷景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
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熊廷景所
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曰
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
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嘗品凡

會寶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延景雖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許之

王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爲汜水縣尉貶斥而卒有文集五卷

賈至爲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卽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卽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繼美矣

冊府元龜